

# 有關臺灣話 tsa1pɔ̃1, tsa1bɔ̃2 探源問題 ——試論可能是閩越語殘留的一個痕跡

董忠司  
新竹師範學院

## 一、前言

目前，臺灣的本土語言正處於快速復元的狀態，許多臺灣本地的學者，想解決所有「有音無字」的問題，為臺灣語建立全漢字的文字體系。

本文在許多有關臺灣語漢字化的討論文章中，挑選 tsa<sup>44</sup>pɔ̃<sup>44</sup>， tsa<sup>44</sup>bɔ̃<sup>53</sup> 的探源問題，目的不是想指出各家的是非，只是在試圖解決漢字問題的努力中，提醒學者，臺灣語(和閩南語)可能有非漢語的成分，如果不注意到這個事實，而在漢字中拼命搜尋，恐將枉費力氣、徒勞無功，甚至引人走入迷途。

這種非漢語，除了近代傳入的馬來語、荷蘭語、西班牙語、日本語、英語……以外，本論文要處理的是：早期閩越時代殘留下來的少數閩越語成分。而且，在這個問題上，本論文只想指出其可能性，以為漢字探源迷宮裏的思索方向，如何走出迷宮，尚需迷宮內的人自己選定方向走出來。

## 二、連橫的 tas<sup>1</sup>pɔ̃<sup>2</sup> tsa<sup>1</sup>bɔ̃<sup>2</sup> 探源工作

臺灣話裏的語詞探源，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但是，做為一種嚴肅的學術活動，至少開始於連雅堂(即連橫，1879-1936)，<sup>1</sup>他在《臺灣語典·自序》說：

復如查甫之呼查哺，大家之呼大姑，非明古韻之轉變則不能讀其音。<sup>2</sup>

又卷三「查甫」條說：

男子曰查甫，甫呼哺。說文：甫為男子之美稱。儀禮·士冠禮：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錢大昕·恆言錄：謂古無輕唇音，讀甫為圃。詩·車攻：東有甫草。鄭箋：甫草，甫田也。則圃田。章太炎《新方言》謂：說文：誦，大言也。讀若逋。今為鋪。而福建之莆田，呼甫為逋。廣東之十八甫，呼甫為鋪。

是甫之爲圃，圃之爲哺，一音之轉耳。「查」爲「這」之近音，這，此也。「這個」則「此個」。「查甫」二字猶言此男子也。案經傳從甫之字多讀若逋，若鋪。<sup>3</sup>

同卷「查某」條說：

女子曰查某。女子有氏而無名，故曰某。猶曰某人之女某氏、某人之妻某氏。查，此也。猶言此女。則《詩·召南》之稱，之子也。<sup>4</sup>

此又見於《雅言》第十六條，文字較多，意同，本文不引。他在《雅言》第十五條說：

余之研究臺灣語，始於「查甫」二字，臺人謂男子爲「查甫」，呼「查埔」。余<sup>1</sup>頗疑之，詢諸故老，亦不能明。及讀錢大昕氏《恆言錄》，謂古無輕唇音，讀甫爲圃。《詩·車攻》：東有甫草。《箋》：甫草，甫田也。則圃田。因悟「埔」字爲「甫」之轉音。說文：甫爲男子之美稱。《儀禮》：伯某甫，仲、叔、季以次進。是「甫」之爲男子也明矣。顧「甫」何以呼「埔」？試就閩、粵之音而據之，則可以知其例。福建莆田縣呼蒲田縣，廣州十八甫呼十八鋪，是甫之爲圃，圃之爲埔，一音之轉耳。章太炎《新方言》謂從「甫」之字，古音皆讀「鋪」，或若「逋」。「查」此也爲「者」之轉音，「這個」則「個」，所謂「查甫」猶言「此男子」也。<sup>5</sup>

連橫的這些話，比較有理據，因此就成爲後來者必然引用的證據，或者是批評的起點。我們如果分析他的理據，有幾點可以注意：（一）運用聲韻學的知識，尤其是古韻。（二）運用文字學的知識。（三）考之古籍，如詩經、儀禮。（四）徵諸地名上的古讀。這四點，除了第四點（由於只用於證明古音、不是直接證據，因此後人少用）以外，繼續探討的後來學者，幾乎都「蕭規曹隨」了。

### 三、歷來漢字派探源諸說識略

日據時代結束以後，臺灣話逐漸恢復研究，其中研究 tsa<sup>1</sup>po<sup>1</sup> tsa<sup>1</sup>bo<sup>2</sup> 的，從光復初期的朱鋒（1951）、秋水（1952）、吳守禮（1957）、孫洵侯（1961）、周法高（1963）等，到最近十餘年的亦玄（1977）、林金鈔（1980）、黃敬安（1984）、洪惟仁（1988）、楊青矗（1992）、許成章（1992）……，整個說來，考察的方法大抵走連橫的舊路而進一步推展。以許成章爲例，他在《臺灣漢語辭典》裏說：

俗以男女爲 ta<sup>1</sup>po<sup>1</sup>、ta<sup>1</sup>bo<sup>2</sup>。從品質與倫理分，相當於下列數組：凡狗男女曰查夫查婦，《封氏聞見記·查談》：「近世流俗，呼丈夫婦人之縱放不拘禮度者爲查。」按查，或同今語「渣滓」之「渣」。所謂匹夫匹婦曰衆夫衆婦，《漢書·

馮衍傳：「固衆夫之所眩兮，孰能觀於無形。」《爾雅·釋親》「子之妻爲婦，長婦爲嫡婦，衆婦爲庶婦。」凡妻妾均曰諸婦，《蘇東坡·後赤壁賦》：「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禮·昏義》「和於室人」《注》：室人，謂女公 \* 女叔，諸婦也。《疏》：「諸婦，謂娣姒之屬。凡年年比自己爲大者，亦即近於長一輩者曰諸父、諸母。」《詩·小雅·伐木》：既有肥羜，以速諸父。《管子·四稱》：「暴遇諸父，馳騁無度。」《史記·高祖本紀》：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飲極歡。《史記·淮陰侯列傳》：「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飯信」。<sup>6</sup>

許氏考索漢字大多類此，陳列諸說而不定於一是。他在辭典卷首，多處強調運用聲韻學、文字學等以「考求本字」的基本觀念。<sup>7</sup> 這個基本觀念也見於楊青矗，楊青矗說：

我建議……查一下《說文》《集韻》《廣韻》《康熙字典》等字書，並且參閱漢語聲韻學、文字學等，追究出每音的本音本義，及其可延伸的意義，斟酌比較……<sup>8</sup>

這個做法本來沒錯，只是聲韻學、文字學的造詣，高下懸殊，推理的過程，疏密有別。更重要的是：要先確定某音實在是從古漢語演化而來，而不是非漢語，探源工作才不會落空。

因此，考明是不是非漢語這個工作是相當重要，不幸的是，tsa<sup>1</sup>po<sup>1</sup> 和 tsa<sup>1</sup>bo<sup>2</sup> 這兩個詞(尤其是前綴)極可能是由閩越語殘留下來的，過去的探源工作也許需要重新檢討了。

#### 四、tsa<sup>1</sup> (<ta<sup>1</sup>) 是前綴

關於「男」「女」這兩個概念的俗語，臺灣語漳州腔是 tsa<sup>1</sup>po<sup>1</sup> tsa<sup>1</sup>bo<sup>2</sup>；而臺灣語泉州腔大部分是 ta<sup>1</sup>po<sup>1</sup> tsa<sup>1</sup>bo<sup>2</sup>，例如《臺日大辭典》《台臺語常用語彙》；有的是 ta<sup>1</sup>po<sup>1</sup> ta<sup>1</sup>bo<sup>2</sup>，如：上引《臺灣漢語辭典》。<sup>9</sup>

如果略微考查一下幾種閩南語的資料，則有：

宜蘭	臺南	臺北	高雄	廈門	永春	蒼南	潮州	海口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男	tsa <sup>1</sup> po <sup>1</sup>	tsa <sup>1</sup> po <sup>1</sup>	ta <sup>1</sup> po <sup>1</sup>	ta <sup>1</sup> po <sup>1</sup>	ta <sup>1</sup> po <sup>1</sup>	ta <sup>1</sup> po <sup>1</sup>	ta <sup>1</sup> po <sup>1</sup>	ta <sup>1</sup> pou <sup>1</sup>
			(ta <sup>1</sup> bo <sup>2</sup> )					

宜蘭屬漳州腔，<sup>19</sup> 臺南的安平地區和市區的部分老人屬泉州腔。漳州的開發，晚於泉州。tsa<sup>1</sup>po<sup>1</sup> 的 tsa<sup>1</sup> 應該是由 ta<sup>1</sup> 演變而來。至於 tsa<sup>1</sup>bo<sup>2</sup> 的 tsa<sup>1</sup>，我們如果注意到

高雄的 ta<sup>1</sup>bo<sup>2</sup> 和海口的 ta<sup>1</sup>vou<sup>2</sup>，應該也可以說是由 ta<sup>1</sup> 演化而來。這種演化也見於臺灣語 t<sup>h</sup>it<sup>4</sup> t<sup>h</sup>o<sup>5</sup> (遊玩)之演變為 ts<sup>h</sup>it<sup>4</sup> ts<sup>h</sup>o<sup>5</sup>。只是，ta<sup>1</sup>po<sup>1</sup> 的 ta<sup>1</sup> 演化比較慢，ta<sup>1</sup>po<sup>2</sup> 的 ta<sup>1</sup> 演化比較快。簡單的說，就是：

ta<sup>1</sup> → tsa<sup>1</sup>

由 ta<sup>1</sup>po<sup>1</sup>，ta<sup>1</sup>po<sup>2</sup> 的 ta<sup>1</sup>，我們還可以跟 ta<sup>1</sup>ku<sup>1</sup>y<sup>1</sup> (丈夫之父)，ta<sup>1</sup>ke<sup>2</sup> (丈夫之母)的 ta<sup>1</sup> 排在一道來看，ta<sup>1</sup>ku<sup>1</sup>y<sup>1</sup>，ta<sup>1</sup>ke<sup>2</sup> 一般人大抵寫做「大官」「大家」除了語義顯得勉強以外，ta<sup>1</sup> 是陰平調，卻用陽去調的「大」來標記，在音理上說不過去。這種齟齬，如果以語詞的前綴來看待它，便更好理解了。

閩南語語詞的前綴，一向被強調的是：a<sup>1</sup>「阿」，其實不僅如此，應該還有 ta<sup>1</sup> 和 ka<sup>1</sup>，請看下列臺灣閩南話中的：

- 蟑螂 ka<sup>33</sup> tsua<sup>53</sup>
- ka<sup>33</sup> tsu<sup>21</sup> (草編籃子)
- ka<sup>33</sup> liŋ<sup>33</sup> (一種鳥名)
- 蟬 ka<sup>33</sup> tse<sup>24</sup> (臺灣沙鹿的泉州腔)
- ka<sup>33</sup> taŋ<sup>44</sup> (一種樹名)
- .....

這些詞<sup>20</sup> 中的 ka<sup>1</sup> 也是一種前綴。大抵和「人」有關的前綴用 ta<sup>1</sup>，和「物」有關的前綴用 ka<sup>1</sup>。

閩南語中這些前綴，和苗傜語族、壯侗語族大有關係。例如：武鳴壯語有：ta<sup>6-</sup>，toŋ<sup>4-</sup>，to<sup>4-</sup>，tok<sup>7-</sup>，ta<sup>3-</sup>，……等，<sup>21</sup> 又例如在苗傜語裏，可以發現一些漸漸減低「能產性」的前綴。例如：a<sup>31</sup>pa<sup>55</sup> (父親)，qo<sup>55</sup> no<sup>24</sup> (鳥)，ta<sup>35</sup> mpa<sup>53</sup> (豬)，……。簡單歸納於下：

湘西	臘乙坪	qo <sup>35</sup>	ta <sup>35</sup>	pa <sup>44</sup>	a <sup>35</sup>
廣西	金秀 梅 珠	ka <sup>33</sup>	ta <sup>22</sup>	pu <sup>33</sup>	
廣東	增城 下水村	ka <sup>22</sup>	ta <sup>22</sup>		a <sup>2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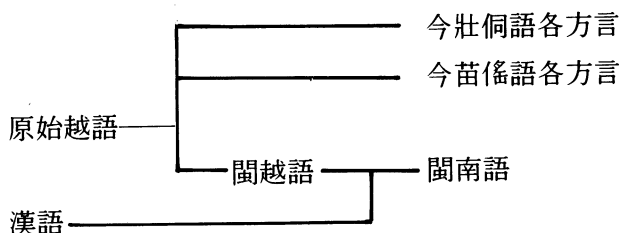
苗侗語族的前綴和閩南語的前綴，特多相似，這種前綴似乎尚未發現於其他漢語中，尤其是北方漢語中。可見閩南語的 ta<sup>1</sup> 和 ka<sup>1</sup> 極有可能是古代閩越語的殘跡。

## 五、後語

——閩南語 tsa<sup>1</sup> (ta<sup>1</sup>) pɔ<sup>1</sup>, tsa<sup>1</sup> (ta<sup>1</sup>) bo<sup>2</sup> 與閩越語的關係更可注意的是：武鳴壯語的「父親」「母親」分別作：

ta<sup>6</sup>po<sup>6</sup>      ta<sup>6</sup>me<sup>6</sup> <sup>23</sup>

其他親族名也可加 ta<sup>6</sup>，如：ta<sup>6</sup>ta:i<sup>5</sup>「外祖母」。而湘西苗語稱「女的」為 qo<sup>1</sup>bha<sup>7</sup>，布努語稱「女的」為 pu<sup>1</sup>mpha<sup>7</sup>。 <sup>24</sup>me<sup>6</sup>， bla<sup>7</sup>， mpha<sup>7</sup> 和閩南語的 bo 都是唇音字（閩南語的 m- 和 b- 同音位，韻母也可以通轉。<sup>25</sup> 因此我們可以假設屬於漢語的閩南語，其中若干詞彙如 tsa<sup>1</sup> (ta<sup>1</sup>) pɔ<sup>1</sup>， tsa<sup>1</sup> (ta<sup>1</sup>) bo<sup>2</sup> 極可能源自閩越語。而閩越語與現在的苗係語族、壯侗語族有一共同來源，我們可以暫時把它叫做「原始越語」。以分支圖表示之：



這樣的結論當然還嫌證據不足，<sup>26</sup> 但是，我們應該可以說：臺灣語的 tsa<sup>1</sup> (ta<sup>1</sup>) pɔ<sup>1</sup>， tsa<sup>1</sup> (ta<sup>1</sup>) bo<sup>2</sup> 二詞，在探討語源時，最好先考慮是否為非漢語成分，再決定要不要追究其漢字的源頭，因為這兩詞極可能是源自閩越語。

### 附注

- 1 連氏的臺灣話研究有《臺灣語典》和《雅言》二書。
- 2 見《臺灣語典》，頁 2。
- 3 見《臺灣語典》，頁 63。
- 4 見《臺灣語典》，頁 63。
- 5 見《雅言》，頁 。
- 6 見許成章(1992)，頁 2083。
- 7 見許成章(1992)，卷首《答客問》《編輯說明》等文。
- 8 見楊青矗(1992)，卷首《自序》，頁 18-19。
- 9 見該書頁 2083。還有沙鹿、梧棲的老年層，敵人在生長地臺南市也會聽到這種說法，如我的七叔。
- 10 見《中國語宜蘭方言語彙集》。
- 11 筆者是臺南市人。
- 12 見董同龢(1967)。
- 13 見許成章(1992)。
- 14 見《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

- 15 讀 ta pɔ , tsa bɔ , 見《永春方言志》。
- 16 讀 ta pɔ , tsa bu , 見《蒼南方言志》，頁 262 。
- 17 讀 ta pou , tsə nio , 見《潮州方言詞匯》，頁 666 。
- 18 讀 ta<sup>13</sup>bou<sup>13</sup>ta<sup>13</sup>you<sup>21</sup> , 見《海口方言》附錄語料部分。
- 19 見董忠司(1991)。
- 20 見董忠司《古代東南亞一個語言交融的痕跡——閩南語詞頭和苗僑語族詞頭的關係》。
- 21 見《壯侗語族語言簡志》，頁 50 。
- 22 見《漢藏語概論》，頁 748 。
- 23 同註(23)。
- 24 見《苗僑語方言詞匯集》，頁 4-5 。
- 25 可以假設爲：ɑɔ , ɑʌε>e 。
- 26 敵人另有《早期臺灣語裏的非漢語成分初探》一文，未發表。

## 參考書目

小川尚義

1931,3 《臺日大辭典》，臺灣：臺北市：臺灣總督府(昭和六年)(衆文書局重版)

王均

1984,7 《壯侗語族語言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王育德

1957,12 《台灣語常用語彙》，日本：永和語學社。

中央民族學院苗僑語研究室

1985,6 《壯侗語族語言匯集》，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

1987,7 《苗侗語方言詞匯集》，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

甘爲霖 Rev. W. Compbell

1913,7 《廈門音新字典》，臺灣：臺南：臺灣教會公報社。

朱鋒

1951,12 《查埔與查畝——語源與假借字》，《臺灣風物》1 卷 1 期：18-19 。

亦玄

1977,11 《台語溯源》，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吳守禮

1957,5 《查哺與查某語源的試探》，《中央日報學人周刊》35 期。

1957,6 《閩南俗文學中所見性別稱謂——查哺查某語源探測之二》，《中央日報學人周刊》37 期。

1957,7 《查哺查某語源探索》，《中央日報學人周刊》44 期。

1987,10 《綜合臺灣閩南語基本字典初稿》，臺灣：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

村上嘉英

1981,6《現代閩南語辭典》，日本：天理大學おやさと研究所。

周法高

1963,5〈從查哺查某說到探究語源的方法〉，《中國語文學論叢》，頁 161-168，臺北市：正中書局。

林金鈔

1975,11《閩南話研究》，臺灣：新竹市：竹一出版社。

1980,3《閩南話研究》，臺灣：新竹市：竹一出版社。

林連通，陳章太

1989,10《永春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

洪惟仁

1988,3〈談鶴佬語的正字與語源〉，《臺灣風物》，39 卷 1 期：18-19。

秋水

1952,5〈查哺查畝考〉，《臺灣風物》2 卷 3 期：9-10。

高賢治

1991,10《臺灣風物分類索引》，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

張賢豹(張光宇)

1976,6《海口方言》，臺北：臺灣大學碩士論文。

馬學良等

1991,10《漢藏語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張炎憲

1989,10《台灣史關係文獻書目》，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

張洵侯

1961,3〈查哺查某本字考〉，《中央日報學人周刊》193 期。

1964,5《臺灣話考證》，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

許成章

1992,10《臺灣漢語辭典》，臺北市：自立晚報文化出版社。

許極燉

1992,6《常用漢字臺語辭典》，臺北市：自立晚報文化出版社。

連橫

1963,3《臺灣語典》，臺北市：臺灣銀行。

1987,5《雅言》，臺北市：金楓出版公司。

陳修

1991,11《台灣話大詞典》，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

黃敬安

1977,5《閩南話考證》，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

1984,1《閩南話考證——史記例證》，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

溫端政

1991,3《蒼南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

廈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漢語方言研究室(編)

1982《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香港：三聯書店。

董同龢

1967,4《記臺灣的一種閩南話》，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 24。

董忠司

1991,12《臺北市、臺南市、鹿港、宜蘭方言音系的整理和比較》，臺灣：新竹市：新竹師範學報第五期。

楊青矗

1992,7《國臺雙語辭典》，臺灣：高雄市：敦理出版社。

蔡俊明

1991《潮州方言詞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蔡培火

1969,10《國語閩南話對照常用辭典》，臺北市：正中書局。

鄭天福

1989,9《臺語根源》，臺南市：漢風出版社。

藍清漢

1980,3《中國語宜蘭方言語彙集》，日本アジヤ・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